

大象

学术

译丛

[东罗马] 普罗柯比 著

崔艳红 译

陈志强 审校注释

战史

History of Wars

(下)

 大象出版社

第6卷

哥特战争(中)

第1章

此后,罗马人不敢冒险以全部军队出战了,他们像以前一样以骑兵队发动突袭,通常都能战胜蛮族人,双方的步兵也经常开战,但不是列成方阵,而是与骑兵配合作战。有一次贝萨持矛直冲入敌阵,刺死了3个蛮族人队伍中最杰出的骑兵,其他的敌人只好逃跑。还有一次在傍晚,当康斯坦提努斯率匈奴人进攻在尼禄平原扎营的敌人时,见敌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就想出了这样的计策:那里自古就有一个巨型体育场^{〔1〕},是城中的角斗士过去经常角斗的场所,古代人在体育场周围又修建了许多其他的建筑,所以可想而知,其间有许多狭窄的通道,康斯坦提努斯在既不能征服人数占优的哥特人又不能安全撤离时,命令所有的匈奴人下马,改为步行,与他一道站在其中的一个狭窄的通道上,在那个安全的地点向敌人射箭,杀死了大量的敌人。哥特人在一段时间里承受住了他们的发射物,因为他们以为一旦匈奴人箭囊中的箭发射光了,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包围并俘虏敌人,把他们抓回营中。但是,由于马萨革泰人都是出色的神箭手,还有这么密集的人群作靶子,他们每箭必中目标,当哥特人发现他们的军队已经死亡过半且太阳就要落山时,他们不知所措,章法大乱,溃不成军,四处逃亡,在这过程中又有许多人倒下了。马萨革泰人乘胜追击,他们即使在疾驰中也知道如何准确地射箭,如同以前

〔1〕 可能是卡里古拉(Caligula)体育场。

一样,放出密集的箭,从后背射中敌人,杀死了很多的敌人。就这样,康斯坦提努斯大获全胜,率领他的匈奴士兵乘夜色回到了罗马城。

几天后,当佩拉尼乌斯率领一些罗马人从萨拉里安门冲出袭击敌人时,哥特人先是拼命逃跑,但在太阳落山时突然又发起反攻。一名罗马步兵在极其混乱中掉入一个深洞,我想这些洞中有很多都是古代人用来贮存谷物而挖的,他不敢喊叫,猜想敌人一定在附近扎营,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从洞中爬出去,只能在洞里过夜了。第二天,在蛮族人又一次撤退的过程中,一名哥特士兵也掉入这个洞中,两人在洞中和解结成了朋友,求生的需求把他们联结在了一起,他们相互庄严发誓,要为对方的获救而尽最大的努力。接着,两人一同发狂似的大声喊叫,外面的哥特人顺着喊声来到洞口,站在边上往洞里看,询问是谁在喊叫,根据两人之前共同决定的计划,罗马人保持沉默,这个哥特士兵用哥特语说,他是在最近一次逃跑的过程中不慎掉入洞中的,让他们放下一根绳子让自己爬上去,于是上面的哥特人尽快把一根绳子的一端抛下去,他们本想一定会将这个哥特人拉上来,但实际上却是罗马人抓着绳子被拉上来了。他说只有自己先上来,哥特人才不会放弃他们的同伴,如果他们先将哥特人拉上来,知道还有一个敌人在下面,就不会救他上来了。当罗马人上来时,哥特人看到他后都很惊讶也很困惑,当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听完整个故事后,就又把他们自己的同伴拉了上来,这个哥特人告诉他的同伴他自己与罗马人达成的协议和他们互相发的誓言,于是他和同伴们一起走了,这个罗马人也被释放了,毫发无伤地回到城中。此后,为数不多的骑兵多次武装参加战斗,但总是以一对一的格斗结束斗争,罗马人每次都获胜。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久后,在尼禄平原又发生了一场战斗,当时有许多骑兵小分队从各个方向追击敌人,其中贝利撒留的侍卫队的精英人物马萨革泰人科萨曼提斯(Chorsamantis)所在的小队正追击70个敌人。追出平原后,其他罗马人就撤回来了,只有科萨曼提斯一个人继续追击敌人,哥特人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就掉转马头与他对战,他英勇地冲到敌人中间,用矛刺死了一个哥特人中最优秀的战士,接着进攻其他人,哥特人便再一次转头逃散。但他们猜测营房里

的同伴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形,内心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再次发动反击,结果与上次完全一样,他们又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士兵,这次只好不顾羞耻地逃回去了,科萨曼提斯一直追到其大营的围栏前,才转头回城。不久后,在另一次战斗中,科萨曼提斯的左胫骨受伤了,但他却坚持说武器仅仅轻轻擦过骨头而已,然而这伤还是让他一段时间内无法战斗。但他是个蛮族人,没什么耐性,扬言说哥特人欺负了他的腿,他要马上去报复他们。他在中午一般都会喝醉酒,就在他恢复后的不久,一天,他酒后想去单独挑战敌人,为他的腿报复,来到小平西安门时,说是贝利撒留派他去敌营;城门守卫根本没有怀疑这位贝利撒留最好的侍卫,就打开城门放他出去了。当敌人发现他时,起初认为他是投奔他们的逃兵,但当他靠近敌营时,就将手搭在弓上,有20个不知道他是谁的哥特人冲上来,他轻易地将这些人打跑,然后就悠然自得地走了回去,当更多的哥特人前来攻击他时,他并没有逃跑。尽管周围聚集了大量哥特人,但他还是坚持作战,塔楼上的罗马人见此情景猜想这个人一定是疯了,也不知道他就是科萨曼提斯,最后,在充分向敌人显示了自己的英勇之后,才发现自己被敌军包围,受到了不理智行为的惩罚。当贝利撒留和罗马军听说这件事后,深深为他叹息,哀悼对这个人寄予的希望化为乌有。

第2章

大约在春分日前后,一个叫尤塔留斯(Euthalius)的人带着皇帝拖欠士兵的军饷从拜占廷来到塔拉西纳(Taracina)。他怕在路上遇到敌人,人财两空,就给贝利撒留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派人护送他到罗马。于是贝利撒留选出了自己100名最好的侍卫和另外两个枪兵去塔拉西纳,护送尤塔留斯送钱来罗马。同时,为了防止敌人因运输粮食或其他目的而离开原地,他以种种迹象让蛮族人误以为他就要以全部军队投入战斗了。当贝利撒留得知尤塔留斯和其他人第二天就要回来时,立即命令士兵列队准备战斗,蛮族人也作好了准备。整个一上午,他仅命令罗马士兵留在城门附近。因为贝利撒留知道尤塔留斯和护送的一行人会在晚上回来,于是中午便传令让士兵们吃午饭,哥

特人也开始吃午饭,猜想他会把战争拖到第二天。然而过了不久,贝利撒留就派马丁努斯和瓦莱里安率军去尼禄平原,指示他们尽可能扰乱敌营,同时他又派 600 名骑兵从小平西安门冲出,直奔哥特大营,这支军队的三名统帅都是他自己的枪兵,他们是波斯人阿尔塔西里斯(Artasires)、马萨革泰人博查斯(Bochas)和色雷斯人库蒂拉斯(Cutilas)。许多敌人冲出营外迎击他们,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展开肉搏战,反而展开拉锯战,一方后撤时,另一方则前进追击,但很快又掉头杀回来,看上去双方都想以这种方式耗掉这一天。但随着战斗持续进行,两军士兵都被愤怒所燃烧,展开了猛烈的拼杀,双方许多最英勇的士兵都纷纷倒下,同时从城里和大营中出来的援军又不断地补充到双方交战的军队中,战斗更加壮观,从城墙上和营中传出的呐喊助威声对战场上的士兵形成了振奋,但最终罗马人以惊人的勇气将敌人打败,逼退了他们。

在这次战斗中,库蒂拉斯被一支投枪击到了头部正中央,他不顾投枪插在头上,继续追击。敌人被彻底击败后,他与其他幸存者傍晚时分一起骑马回城,而他头上的投枪随着他的走动还在晃动,真是令人称奇。再如贝利撒留的一个侍卫阿尔泽斯(Arzes)被哥特人一支箭射中了鼻子和右眼之间的部位,箭已深入到脖颈处,但没有穿透,余下的箭柄从脸上伸出来,随着他骑马的动作而抖动。当罗马人看到他和库蒂拉斯时,都因他们不顾重伤而坚持骑马作战而感到惊讶。这就是这部分战场发生的事。

但是在尼禄平原的战斗中蛮族人占了上风,因为瓦莱里安和马丁努斯率领的军队与数倍于己方的敌人作战。他们勇敢地抵抗着强悍的敌人,却陷入极度困境,形势越来越危险。于是贝里撒留命令博查斯和他的军队骑马赶往尼禄平原。这队人马从战场上撤出后仍有充沛的战力。这时天色已晚,看到博查斯的人马增援战场上的罗马人时,蛮族人立即转头逃跑,博查斯紧追不舍,冲在最前面,追出了很远,不料被 12 个持矛蛮族人包围。他们立即用矛刺他,因为胸甲覆盖的地方挡住了所有攻击,所以他没有受重伤。但一个哥特人成功从后面刺中了博查斯右腋窝上面靠近肩部没有铠甲覆盖的地方,所以这年轻人受了重伤,但不是致命伤,也不会使他面临死亡的危险。另一个哥

特人又从前方用矛刺中他的左大腿,将那里的肌肉切断了,这不是直插进去的,只是一个斜插的切口。但瓦莱里安和马丁努斯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便全速前去营救他,打散了敌人后,两个人都抓住了博查斯坐骑的缰绳,一起回到城中。夜幕降临时,尤塔留斯带着钱安全进城了。

所有人都进城后,大家开始医治伤员。医生在处理阿尔泽斯的伤口时,尽管想把箭从他的脸上取出,一开始却不愿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担心这样可能导致他的眼睛失明,而是因为那个部位的大量的薄膜和软组织一旦被切断就会导致死亡,而他又是贝利撒留最杰出的侍卫之一。后来,塞奥提斯图医生用手按他脖子后面部位,问他痛不痛,当他回答痛时,医生说:“不仅你的生命能得救,连你的眼睛也能保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推断箭的倒钩只差一点就刺穿皮肤,于是他剪下了露在外面的那部分箭杆,将头后部阿尔泽斯感到最痛的位置切开皮肤,轻易将带三个尖头卡在那里的倒钩和其余箭身一起取了出来,这样阿尔泽斯完全脱离了危险,在他的脸上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至于库蒂拉斯,将投枪从他的头中猛烈拔出时(因为刺得非常深),他昏了过去,伤口处的膜开始发炎,最后发展成脑炎^[1],不久就死去了。博查斯的大腿被刺中时立刻流了很多的血,看上去不会活很久了,流血的原因,据医生说是因为伤口处的肌肉不是从正面被刺中的,而是倾斜着被切断的,3天后,他也死去了。罗马人为他们的死悲哀痛哭了一夜,他们同时也听到了从哥特大营中传出的哀嚎和恸哭的声音。罗马人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敌人除了在多次对战中大量死伤以外,前一天并没有遭遇大的灾难,以往他们在这种情形,甚至是伤亡更为惨重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么悲痛啊,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第二天,他们才得知哥特人是为他们在尼禄平原作战中牺牲的最有希望的勇士们而悲哀,这些人就是博查斯第一次出击时杀死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战役,我认为没有必要一一记载。我只想在这次围城期间共发生了大小67次战斗,包括下面我还将讲到的两场决定性的最终战斗。冬天即将结束,这场战争的第二年也要过去了。这部历史是普

[1] 大脑发炎。

罗柯比撰写的。

第3章

春分时节初,饥荒和瘟疫同时降临到这个城市的居民头上了,尽管没有其他形式的供给,还有一些谷物供士兵食用,但其余的罗马人已经没有谷物供应了,瘟疫伴随着饥荒一起重重压在他们身上。哥特人得知此事后不再关心冒险与敌人决战,而是继续围困着这座城,不让居民运进任何东西。在拉丁和亚壁古道之间有两道高架引水管,由拱形的支撑渠道引导很长的一段距离,这两个水管在离罗马 50 斯塔德处^[1]汇合、交叉互换位置后延伸了一小段距离,之后再次交汇,管道回到原来的一边。于是两条管道两次交叉形成了一个包围空间,形成了要塞。蛮族人用石头和泥土沿导水管低处拱顶建了一堵墙,形成了一个堡垒,派驻 7 000 人以上,在那里守卫,切断了罗马城的供应线。

此时的罗马祸不单行,每次希望都落空了。然而,只要还有成熟的谷物,贪财而大胆的士兵就在夜里骑马出城去附近的田地收割,后面还牵着一队马匹,割下谷穗,放在带来的马背上,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运回城中,以高价卖给罗马的富人。而普通的居民则以各类大量生长在城市外围和城堡中的药草维生,因为在罗马的土地上一年四季生长着茂盛的植物,从不缺药草,被围攻的居民亦在这些地方放牧马匹。还有一些人把死在城里的驴做成香肠出卖。当田地里的谷物被偷光时,所有的罗马人就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他们围住贝利撒留劝他与敌人决一死战,把一切都押上去,允诺所有的罗马人都参加这场战斗。贝利撒留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所措,极度沮丧时,一些民众鼓动他说:

“将军,我们并没有为目前这巨大不幸做好足够的准备,实际所发生的事与我们的期望恰恰相反。在我们以诚心取得一些战绩之后,又陷入到目前的

[1] 托雷·菲斯卡尔(Torre Fiscale),它离罗马仅有 30 斯塔德远。

不幸之中,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以前认为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得到皇帝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愚蠢的,也是巨大灾难的开始,事实上是这条路把我们引入了困境,现在我们要再一次鼓起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对抗蛮族人、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斗胆来到您面前,是因为饥饿的人不知羞耻。当我们为此请求原谅时,这种困境为我们的鲁莽作了最好的解释,没有什么事比在灾难中苟延残喘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你也看到我们因遭此不幸而痛苦不堪,田地和整个乡村都落入敌人手中,城市已断绝供应很久了。死去的罗马人无葬身之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则把所有的不幸都归于一句话,即恳求死后能够安置在那些倒下去的人的身旁。因为当人遭受了饥饿,就知道其他的不幸都可以忍受。一旦发生饥荒,其他的不幸都不值一提,其他形式的死亡都比饿死要让人欣慰。所以,在邪恶夺走我们的生命之前,请让我们代表自己参加战斗,这样做的结果或者是取胜或者是永久摆脱饥饿的痛苦。因为当拖延能够给人以获救的希望时,草率地使全部人陷入危险是一件愚蠢的事,但当拖延使战斗更加艰难时,即便推迟行动很短一段时间也比匆忙行动更为恶劣。”

罗马人说完这些话后,贝利撒留回答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早已经为你们这种行动作好了一切准备,一切都与我期望的一样。我很早就知道民众是最不理智的,他们生来不能忍受现状,也没有为将来做准备,只知道鲁莽行事,去尝试不可能成功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毁掉了自己。而我决不愿受你们的鲁莽所驱使,这不仅会毁掉你们,连皇帝的事业也会随你们一起毁掉。因为战争要讲求成功的方法,通过好的建议,在决定性时刻预计到战争的转折点,而绝非不理智的草率行事能成功。然而你们却表现得像在玩骰子,想要赌一局定胜负,但我不喜欢选择走捷径,而要看哪条路更有利。其次,你们答应会帮助我们一起打击敌人,但你们什么时候接受过战争的训练呢?真正用武器对抗过敌人的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在战争中,敌人也是不会给你们锻炼机会的。这一次我真心敬佩你们的热情,也原谅你们的冲动,但我要说清楚一件事:你们选择了不适当的时间采取行动,静静等待才是深谋远虑。皇帝已经为我们从世界各地召集并派遣了不计其数的军队,还有一支前所未

有的大型罗马舰队从坎帕尼亚一直延伸到大部分爱奥尼亚湾,几天之内这些援军就会来到这里了,他们带来了各种供给,即将结束我们的困境,以众多的投射物埋葬蛮族人的营房,所以我认为目前拖延开战的时间直到他们到达才是最好的办法,这样我们才会安全地取得胜利,而不是凭一时的鲁莽冲动而断送我们的性命,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保证他们不要耽搁,立即赶来。”

第4章

贝利撒留以这番话鼓舞了罗马民众。将他们打发走后,贝利撒留立即派写这部历史的普罗柯比去那不勒斯,据谣传皇帝派了一支军队到那里。贝利撒留吩咐他把谷物装上尽量多的船只,将当时已经从拜占廷回来的士兵,和在那那不勒斯照管马匹或者担负其他任务的士兵都聚集在一起,因为他听说有很多士兵来到坎帕尼亚不同的地方,接着命令普罗柯比从那里的守备队中抽调一些士兵,与他们一同将谷物运到罗马的奥斯提亚港。普罗柯比在侍卫蒙蒂拉斯(Mundilas)和一些骑兵的护送下,乘夜色掩护从使徒保罗门^[1]出城,逃过了敌人看守亚壁古道而建在路边的敌营。蒙蒂拉斯和其他的人回到罗马,汇报说普罗柯比已经到了坎帕尼亚,路上没有遇到蛮族人,因为夜间敌人从不出营。于是每个人都满怀希望,贝利撒留振奋精神,实施了下面的计划:他先派了许多骑兵去邻近的要塞,指示只要任何敌人从那条路运物资入营,他们就不断地从他们所在的位置袭击敌人,并在这一地区处处设伏兵不让敌人成功完成任务,敌人反而会全力围起篱笆。这样,城里人在缺少供给的情况下也不会像之前那般痛苦,减轻一些压力,同时也让蛮族人围攻罗马城时也尝一尝被围的痛苦;于是他命令马丁努斯和图拉真率领1 000人去塔拉西纳,同时也让他的妻子安东尼娜一同前往,让她在几个人的护送下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安全地等待幸运降临到罗马人的头上;他又派马格努斯(Magnus)和侍卫辛修斯(Sinthues)率500左右兵力赶往离罗马城140斯塔德

[1] 波塔·奥斯提安西斯门(Porta Ostiensis)。

远的蒂布尔(Tibur)要塞;他早些时候还派冈萨雷斯(Gontharis)率领一些埃吕利人前去占领位于亚壁古道上距罗马城同样远的阿尔巴尼城^[1],但不久哥特人就以武力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来。

在离罗马城堡 14 斯塔德远处的台伯河边有一座使徒保罗的教堂^[2],此处没有堡垒,只有排列整齐的柱廊沿路从罗马城一直延伸到教堂门口。它四周有许多建筑物,使人难以进入教堂。哥特人对这类教堂非常敬畏,事实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占领这两个使徒^[3]教堂,所有的仪式都在教士的主持下照常进行。贝利撒留命瓦莱里安率领所有的匈奴人在此处的台伯河岸边设置围栏,保障马匹的安全,并能限制哥特人的行动范围。瓦莱里安遵照吩咐命令匈奴人在将军指定的地点扎营后,他又骑马回城。

贝利撒留完成这项准备后依然按兵不动,没有与敌人开战,而是急切地加强城墙的守卫,以防有人图谋不轨从外面进攻城墙,同时也为一部分罗马民众供应谷物。马丁努斯和图拉真(Trajan)那天夜里穿越敌营到达塔拉西纳(Taracina)后,一方面派一些人护送安东尼娜去了坎帕尼亚,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占据了当地的堡垒,以这里为作战基地发动突袭,限制了那一地区的哥特人自由活动。马格努斯和辛修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复了要塞毁坏的部分^[4],保障了安全后就立即开始扰乱附近要塞中的敌人,不仅时时突袭他们,出人意料的行动还把护卫供给车的蛮族人弄得胆战心惊,但后来,辛修斯在一次战斗中右手被矛刺中,因肌腱损伤严重,从此不能再打仗了。匈奴人如上所述在附近扎营后,也不断骚扰哥特人。就这样,哥特人也和罗马人一样尝到了饥荒的滋味,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顺利无阻地运粮食进来了。哥特军中也发生了瘟疫,病死者甚众,尤其是靠近亚壁古道的大营,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一个营地的情况最为严重,只有少数人幸存,也都撤到别的营中去了。匈奴人也感染了瘟疫,撤回罗马。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至

[1] 见第5卷,第6章注释。

[2] 圣保罗教堂位于罗马以南,在波塔·奥斯提安西斯门外,也称为 Porta S. Paolo。

[3] 圣彼得和圣保罗。

[4] 蒂布尔(Tibur)要塞。

于普罗柯比,他到达坎帕尼亚后,召集了 500 多名士兵,将大量船只装满谷物,作好了回去的一切准备。安东尼娜不久后也赶到这里,立刻着手帮助他安排船队行程。

此时维苏威(Vesuvius)火山发出了隆隆巨响,虽然还没有喷发,但这么大的响声令人们确信即将发生火山喷发,因此,居民们极其恐慌。这座山离那不勒斯有 70 斯塔德远,位于那不勒斯的北面^{〔1〕},而且十分陡峭,其较低的部分向各个方向延伸,高处却极其陡峭难以攀登,但在它的顶部中心地区看上去有一个极深的大洞穴,人们猜想它一直通到山底部,如果敢从洞穴边缘往下看,可以看到火。虽然火焰只是不断地翻腾,平时也不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麻烦,然而一般情况下当山上发出咆哮般的隆隆声后不久就会喷发出大量的火山灰。如果沿着这条路旅行的人遭遇这种可怕的火山灰,必死无疑。这些火山灰落到房子上,房子也会被它的重量压塌。但无论何时,碰巧刮一阵大风,灰就会上升到肉眼看不到的高度,随风而飘,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有一次火山灰落到了拜占廷^{〔2〕},那里的人非常害怕,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整个拜占廷的居民每年都向上帝作祈祷,还有一次火山灰落到了利比亚的黎波里。据当地人说最初每隔 100 年或更长时间才出现一次喷发^{〔3〕},但后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但他们强调,每次当维苏威喷发出这些灰之后,四周乡村就会长满丰富的谷物,而且山上的空气也清新了,对人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事实上,从远古开始就有很多得了肺病的人被医生送来这里疗养。关于维苏威火山的事就讲这么多。

第 5 章

这时另一支由保卢斯(Paulus)和科农(Conon)率领的 3 000 名伊苏里亚

〔1〕 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它位于那不勒斯的东南。

〔2〕 在 472 年大喷发时。

〔3〕 因为最大的一次喷发在 79 年——这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喷发——这次喷发与下一次间隔从 100 年到 100 多年不等。

军队也经海路从拜占廷赶到那不勒斯港,约翰率领 800 名色雷斯骑兵也到达德里乌斯,约翰是前僭主维塔里安的侄子,同行的还有一支由包括亚历山大和马尔森提乌斯等人在内众多将帅带领的千人正规骑兵,碰巧泽诺也率领 300 名骑兵经萨莫奈和拉丁之路到达罗马。当约翰和其他所有的军队到达时,卡拉布里亚居民为他们提供了很多货车,在坎帕尼亚聚集的 500 名士兵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他们推着货车沿岸边出发,打算敌人一出现,他们就将货车围成一个圆形以形成防御围墙阻击敌人。他们还命令保卢斯和科农手下的人全速航行,在罗马的奥斯提亚港^[1]与他们汇合。货车上装满了谷物,船上也满载着粮食、酒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实际上他们希望能在邻近的塔拉西纳见到马丁努斯和图拉真的军队,但当他们到达塔拉西纳时便得知这支军队最近已经被召回罗马去了。

贝利撒留得知约翰的军队正在返回途中,担心他们会遇到人数占优的敌人并遭到歼灭,就采取下面的措施:因为敌人在离弗拉明尼安门非常近的地方扎营,所以战争一开始时贝利撒留就用石头建筑堵住了这扇门,这我在前文讲过^[2],他这样做既可以阻止敌人从该门进城,也防止敌人从此处攻城,因此在这扇门从未发生过战斗,蛮族人也肯定敌人不会从这里袭击他们。于是贝利撒留命人夜里在任何人都未觉察到的情况下拆掉了这堵门的石头墙,把几乎全部的军队都聚集在那里。黎明时分,他派图拉真和狄奥根尼斯率 1 000 名骑兵从小平西安门出城,向敌营放箭,只要敌人一出来反抗,就立即以最快的速度骑马回城。他还在这扇城门内安置了一些守卫。图拉真按照贝利撒留的吩咐率军前去骚扰哥特人,从各个营中冲出来的哥特人开始抗击,两军都以最快速度向城墙处移动,图拉真装作逃跑,哥特人则以为自己在追击敌人。

贝利撒留一看到敌人中计开始追击就命人打开了弗拉明尼安门,罗马军队从这里冲出去突袭蛮族人,这完全出乎蛮族人的意料。碰巧在靠近城门的

[1] 定期的港口,波图斯港已被哥特人占领。

[2] 第 5 卷,第 19 章。

路上有一个哥特人的营房，营前有一条极窄的路，夹在陡峭的河堤之间，要进入非常困难。当一个身披铠甲、体格健壮的蛮族人看到敌人冲过来时，就赶在他们之前到达这个地方守在那里，同时亦召唤了他的同伴，并催促他们帮助守卫这个狭窄的通道。蒙蒂拉斯在他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就杀死了他，并且不允许任何蛮族人从这里通过。于是罗马人顺利地通过这条窄道，其中一些人来到附近的敌营中，他们一度曾尝试着占领它，但没成功，尽管里面留下的蛮族人不多，但围栏非常坚固，因为敌人挖的战壕极深，挖出的土全都沿着深沟内圈堆放至很高的高度，像一堵墙一样，还有大量木桩支撑着，木桩既尖又密，形成一圈木栅栏，难以攻入。蛮族人凭借着这样的防御工事壮起胆来顽强抵抗。贝利撒留的一个侍卫阿奎利努斯（Aquilinus）身手敏捷，他抓住了一匹马的缰绳，翻身上马，从壕沟上一跃而过，冲入敌营，杀死了几个敌人后被包围，敌人投掷了大量的投枪，他的马受伤后倒下，而他本人却惊人地从敌人的包围中逃脱了，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徒步赶到平西安门，追上了仍在追击罗马骑兵^{〔1〕}的蛮族人，便开始从后面投射敌人，又杀死了一部分敌人。

当图拉真和他的手下察觉到这一情况，再加上附近待命的骑兵已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便马上掉转马头全速回击蛮族人，这样，哥特人在敌人的战术面前遭到失败，意外地被夹在两支罗马军队之间，遭到无情的屠杀，大多数都阵亡，只有很少的人勉强逃回营中，而营中的人担心据点的安全，把自己关在里面，之后一直留在那里，心想罗马人很快又会来攻击他们。混战中一个蛮族人射中了图拉真的脸部右眼上方离鼻子不远的部位。尽管倒钩又长又大，但整个箭头都深入到头部，不过箭杆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掉到地上，我认为是铁头和箭杆之间的连接不牢固。图拉真不顾伤痛继续杀敌和追击敌人。在其后的第5年铁尖无来由地开始从脸部伸出来，到今年已经是铁尖伸出并慢慢向外移动的第3年。因此可以想象，不久之后整个倒钩就会全部掉出来，但它却没对他的身体产生任何影响。这些事情就说到这儿。

〔1〕 他们是图拉真和狄奥根尼斯的军队。

第6章

这时,蛮族人马上开始对赢得战争感到绝望,考虑该怎样从罗马撤兵,因为他们经过瘟疫和敌人的打击,损失惨重,人数从上万人锐减到只剩一些兵士。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虽然名义上是他们围攻罗马,事实上他们反被敌人包围,被罗马人切断了一切供给。当他们得知还有一支军队从拜占廷水陆并进前来增援敌人时,尽管并没有消息说明军队具体规模,但在流言的作用下,他们都以为它异常庞大,便对这危机感到害怕了,开始为撤离作计划。因此哥特人派了三位使者去罗马城议和,其中有一个是在哥特人中有很高声誉的罗马人,他来到贝利撒留面前说:

“我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害得双方军队都处境艰难,为什么两支军队的人都否认事实,以至于这些事实至今仍无人理会呢?我认为无人能否认,至少每个人都明白,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仅仅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争强好胜心理而选择忍受无尽的痛苦,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时候,双方的统帅都不应该为了他们个人的声誉而牺牲下属的性命,而应该选择考虑到自身和敌人的长远之计,结束目前的困境。只有缓和与协商才能提供一条解决所有困难的途径,而争论却不能解决任何关键问题。我方经过深思熟虑,对这次战争做出总结后,派我来到你的面前,提出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建议,我们甚至甘愿放弃一部分权利。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再继续与我们僵持下去毁掉你我双方了,请选择对你自己更有利的道路。我们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条件,并不要发表长篇大论,而在觉得对方的话中有什么不妥时可以随时打断另一方。这样双方都可以简要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能解决关键的问题。”贝利撒留回答说:“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用你建议的方式谈判,只要你说的话都是为了和平和正义。”

哥特使节又说:“你们罗马人以武力不公正地对待了我们这些你们的朋友和盟友,而且我们认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非常清楚这指的是什么

事。哥特人没有用武力强占的方式从罗马人那里夺取意大利的土地，是奥多亚克之前废黜了皇帝，在意大利建立僭主政治。那时的东部皇帝泽诺虽然想为他的伙伴西部皇帝报仇并将这片土地从僭主手中解放出来，但他没有能力推翻奥多亚克政权，于是他劝说当时正在围攻他和拜占廷的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不仅让狄奥多里克回想起已获得的荣耀，即成为贵族和罗马人的执政官，消除了狄奥多里克对他本人的敌视，还惩罚了奥多亚克对奥古斯都鲁斯(Augustus)作出的不公正对待，从此与哥特人一起作为这块土地正当合法的统治者，我们以这样的方法取得了意大利的统治权，与所有罗马皇帝一样严格保留着政府机构和法律。狄奥多里克和任何坐上哥特王座的继承者们绝对没有引入过任何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条文。我们还小心谨慎地为罗马人保护着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直到今天，当哥特人已改变了信仰的时候^{〔1〕}，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或者被迫或者自愿地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们也不会强迫别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事实上我们一直给予罗马人的教会最高荣耀，在所有教堂中寻求庇护的人都从未受到过任何的暴力对待。罗马人仍继续把持着国家的所有官职，没有任何一名哥特人担任过这些官职，如果谁认为我们的话是不真实的，可以站出来驳斥我。除此之外，哥特人还准许东部皇帝每年将执政官的荣誉授予罗马人，我们一直都遵循这些传统。而你们，当意大利落入奥多亚克和蛮族人手中的10年间饱受摧残的时候，却没有站在意大利人的立场上，10年时间可不短，现在反而对合法取得这块土地的我们施暴，尽管我们并没有妨碍你们。因此，请你们带上自己的和抢夺来的东西离开我们的国家。”

贝利撒留说：“尽管你承诺过要把发言作得简要、温和，但你的演讲却既冗长又伪诈。泽诺皇帝派狄奥多里克来对付奥多亚克，并不想让狄奥多里克占有意大利，皇帝怎会以一个僭主取代另一个僭主呢？派他来的目的是使意大利获得自由并臣属于皇帝本人。尽管狄奥多里克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

〔1〕 哥特人是基督徒，但属于阿里乌派异端。

了奥多亚克那个暴君,但他处理其他事的表现都很不恰当,因为他从未想过要把土地还给它合法的主人,而我认为那些以武力夺取别人土地的行为与不愿归还邻居财产的个人行为是相同的。我是不会将皇帝的国土让给别人的。如果你们想得到其他的东西替代它,可以说出来。”

蛮族人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们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为了不引起争端,我们将广阔富庶的西西里让给你们,因为没有它你们无法安全地保有利比亚。”

贝利撒留说:“我们也允许哥特人占有比西西里大得多的整个不列颠,那里自古就属于罗马人。以平等交换的方式回报作了好事或者诚恳和蔼的人才是公平的。”

蛮族人说:“那如果我们就坎帕尼亚和那不勒斯向你提一些建议,你愿意听吗?”

贝利撒留说:“我不想听,因为我们没有权力违背皇帝意愿处理其事务。”

蛮族人说:“即使是我们强迫自己每年都交出一定数量的贡赋也不行吗?”

贝利撒留说:“真的不行,因为我们除了为主人保卫这块土地以外,没有被赋予任何其他的权力。”

蛮族人说:“那么,我们得派使节去见皇帝就整件事与他进行协商。我们现在应该为两军确定一段时间明确的休战期。”

贝利撒留说:“非常好,那就定下吧。你们制定和平计划的时候,我是不会阻拦的。”

说完这些话以后,双方都离开谈判室。哥特人使者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又多次互访,安排休战事宜,同意双方互换一些名人作为人质以保证休战期的和平。

第7章

双方在罗马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伊苏里亚人的舰队已经停泊在罗马

港口^{〔1〕}，约翰和他的手下来到了奥斯提亚，在他们拉船上岸和扎营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但为了能安全过夜免受敌人的袭击，伊苏里亚人在港口附近挖了深沟，派人不间断地轮流守卫。而约翰的士兵就在营帐周围用他们的货车作了一道屏障，在那里静候。夜晚来临时，贝利撒留率 100 名骑兵赶到奥斯提亚，将最近发生的战事和罗马人与哥特人达成的协议还有其他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他们后，就命令他们以全部精力将这些货物运到罗马城。他说：“因为我要确保路上的安全。”于是他本人在黎明时分骑马回城，而安东尼娜和其他的统帅们在刚破晓时就开始考虑运货的方法。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被种种困难困扰，公牛都已累得半死再也坚持不住了，而且在极狭窄的道路上拉车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也不可能像以前一贯做法在河岸上拉水中的驳船，因为河流左侧的道路^{〔2〕}已经被敌人占据，我在上文提到过这一点^{〔3〕}。罗马人那时不能走这条路，而河流另一侧的道路几乎完全废弃了，至少在河岸边的那一部分是废弃的。于是他们只能利用大船上的小船，以高木板围住小船的四周作为防御，以避免船上士兵受到敌人的射击，同时还为每条船配备了数量适中的水手和锚。他们将所有可以装载的货物都装上船后，等有利的风向来了，就开始顺着台伯河航行到罗马，一部分军队沿着河右岸^{〔4〕}跟随并保护他们，还留下大量的伊苏里亚人保护他们的大船。在这段河道笔直的地方，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航行，只需扬起船上的帆，但在水流蜿蜒或者方向与风向相反的地方，船失去了船帆提供的动力，水手只能费力地逆流划船使船前进。当时蛮族人都守在营中，根本不想阻拦他们的敌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危险，也许他们认为罗马人用这种方式根本无法把任何供给运进城。他们不想因为一些没有意义的小事而失去休战协定的希望，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协定是贝利撒留允诺过的。再者，尽管奥斯提亚港的哥特人看见敌人不断地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外航运货物，也不阻拦他

〔1〕 奥斯提亚港，因为季节性港口波图斯港已经被哥特人占领。

〔2〕 即逆流方向。

〔3〕 第 4 卷，第 26 章。

〔4〕 逆流。